

墾丁史前
住民與文化

李光周著・尹建中編

墾丁史前

住民與文化

李光周著・尹建中編

墾丁史前住民與文化

作 者：李光周著・尹建中編

發行人：彭永強

封面設計：汪瑞娟・許勝雄

出 版：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 53 巷 37 號

電話：(02)2564690、2575076

傳真：(02)2564690

郵撥帳號：一二〇四〇四八~ 一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排 版：永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建誠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 23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85 年 3 月

I S B N：957-9405-93-X

破損本或缺頁本請寄回本社更換

臺灣新考古學的播種者

——憶李光周先生

張光直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系主任李光周先生在去年年底以四十餘歲的盛年突罹胰臟急症病逝。消息傳來，令人茫然。李先生的死使臺灣的考古學界遭受了一個完全出乎意料的無法彌補的損失。

最初認識李光周先生是在民國三十九年，那時他還是十歲上下的少年，住在我的老師李濟先生家裡。他在被李先生過繼以前本來姓陳，還是李濟夫人陳啟華女士的哥哥的兒子，在三十八年隨著姑父姑母一起來臺。那時我和我的同學們（包括宋文薰、李亦園等先生們）常常到溫州街李老師家裡去請教考古學、人類學，因此常與李光周先生見面。但是因為那時他較年幼，談不上與他有很深刻的認識，只是覺得這位小弟弟對考古學很有興趣，在家裡有客人來與他姑父談學問的時候他常在一旁傾聽。這一段

時間相信他耳濡目染的學到了各方面考古知識，並且對考古界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有相當的接觸。在學術家庭裡長大的青年，常常不自覺的避免投考與家長完全相同的科系，也許這便是李光周先生後來投考淡江英專的一個原因。但考古的吸引力還是太大了，從小聆學的那一套學問的誘惑終於使他轉學到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去。一九六四到六五年度我回到母校教書，正好碰到他在考古人類學系做助教，每天辛辛勤勤的幫助宋文薰先生整理臺灣好多遺址的標本。從這以後，我與李先生的關係又從私人朋友進一步加上了志同道合。

四年以後我在耶魯大學開始進行一項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電腦研究。一九七〇年夏正逢李光周先生擬到美國來深造，我便約他到耶魯大學來和我一起從事青銅器的研究。這是他第一次接觸電腦作業，而且是第一次精細的從事中國古銅器的分類工作，但是他從事研究工作之認真負責的態度與敏銳深入的見解，使與他共事的人敬佩無已。這項工作結束以後，他便申請到了紐約州立大學 Binghamton 分校人類學系博士班去做研究生了。這時這個系有兩位考古教授，叫做 Fred Plog 和 John Fritz，都是芝加哥大學六十年代的研究生，賓弗教授的學生，所謂「新考古學」的健將。李光周先生在這個學校唸完以後便把「新考古學」帶回臺灣。

現代科學考古在臺灣已有九十年的歷史，這其間也有它的一套發展演變的過程。但美國式新考古學輸入臺灣的第一礮還是李光周先生在一九七四年放出來的。這一年他在臺大的《考古人類學刊》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再看鵝鑾鼻——臺灣南端的史前遺址〉。新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使用社會科學或生物學裡面的某些一般理論來發引出來關於史前時

代或古代社會中的某種一般性的法則，然後由這條法則推引出來若干實驗原則，再到實際考古資料裡面去尋求這些原則的實證或反證，最後用這段手續來證明或反證最初提出來的法則。李光周先生在這篇文章中所提出來的法則是關於古代社會婚後居住規則的問題的。他指出墾丁遺址中的石網墜類型變化很大，表示他用它們來捕魚的這個社團中的男子係來自各處的，而同時的陶器變化較少，表示製造它們的女子是本地傳繼的。換言之，從考古學上李光周先生嘗試證明當時的婚後居住規則是夫從妻居的。這篇文章用新的方法把臺灣考古的資料點活，為臺灣的考古學者在研究古人生活方式上面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

我在美國考古學界已三十多年，很多同業們認為我是新考古學的反對派。其實我並不反對新考古學，只是不對它盲目崇拜而已。我可以很客觀的說，李光周先生自一九七四年以來在臺灣考古上的貢獻是劃時代性的。每一個地區的考古學的歷史都有它一些發展上的特點。在臺灣的考古學上，有了新考古學所代表的這種有活力的、富疑問的、有想像力的研究方法的抬頭，從古代的遺物中去解釋人的行為，對這門學科的發展更能有所推動、有所刺激。新考古學並不能取代舊考古學，但有它加入了考古學的園地我們就能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李光周先生回國以後，一方面在墾丁公園地區集中力量做了許多紮紮實實的、有規模的、嚴謹性的考古工作並將成果很快的整理發表，一方面在臺大人類學系教書，給下一代的考古學者以身作則式的熱心教導啟示。以這種方式，李光周先生把臺灣的考古學從五、六十年代由宋文薰先生、我自己、和與我們同時的人所代表的發展階段，又向前推動了一大截。八十年代的臺灣考古，有李光周先生所代表的新考古學，也有我的其他同業所代表的比較傳統的考古學，這都是必要

的成分。去年我兩次回臺，與李光周先生都曾詳談臺灣的考古現況，對他的工作、他的見解，更感覺到十分的敬佩和安慰，對他未來的成就，更充滿了期望。他的逝世，使我們獻身於臺灣考古事業的人，失去了一個有力的夥伴，失去了一個不斷向新方向探索的先鋒。我希望李先生的學生中間有接著他的火種繼續前走的，使新考古學在臺灣不至於只有曇花一現。這個希望我相信是可以實現的。但是更令人遺憾的，是李光周先生這個人才的凋謝，這個光明遠景的熄滅。他自少年時代便浸身在考古環境裡面，這三十多年以來，不論是在家、在學校、還是在海外，一直沒有離開過考古環境。現在正是他學力見解都成熟的時候，正是他不但能夠繼承李濟先生遺鉢並且能夠進一步加以發揚的時候，正是他可以在學術界教育界作出更大的貢獻的時候，卻意外的為急症奪去了生命，這種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念新考古學開拓者

——李光周博士

尹建中

李光周教授於十一月十三日因急性出血性胰臟炎病逝於台北，他的突然離去不但是台大人類學系的損失，更是中國人類學界的損失。

李教授是湖北省鍾祥縣人，生於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四十七歲。

李教授民國五十二年畢業於淡江文理學院外國語文學系，五十六年畢業於本校考古人類學系，五十九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碩士，七十一年獲得紐約州立大學人類學博士。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幹事，康乃爾大學考古學實驗室助理，耶魯大學人類學系研究助理，紐約州立大學考古學實驗室助理，台大人類學系講師、副教授，以及台大人類學系、所主任等職。

李教授於七十一年八月一日就任人類學系、所主任以來，對該系貢獻頗多：在改善教學方面，除購置電子計算機，推動電子計算機教學課程，使學生在社會文化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學習方面具備處理大量資料的能力，並運用建教合作經費購置圖書，此外還爭取空調設備，以改善標本保存績效。

在國際合作方面，除爭取國外著名大學教授來系擔任客座教授，並籌劃國際人類學會之召開（該會已於前七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至卅一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行）。

在教學研究方面，李教授一向重視考古學與社會文化人類學之綜合性、整體性研究，自六十六年任教人類學系以來一共開授過十一門課程，其中五門與新考古學相關——新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新考古學選讀、考古學資料處理與分析、史前考古學專題討論、考古學核心課程（負責新考古學部分）。近九年來，李教授主持及參與的大小研究計畫有十二個之多；從五十六年到七十五年所發表的學術論著、發掘報告、學術通訊等文章共計五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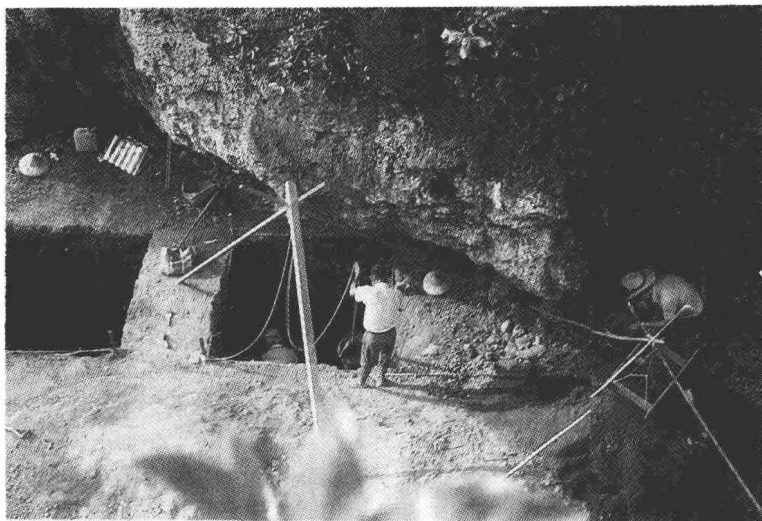
李教授在美留學期間，曾隨張光直教授、卜拉格教授、瑞德曼教授學習考古學，後兩位教授亦為當今新考古學巨擘。所謂新考古學，乃受社會科學研究之影響，不但使用統計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機來處理資料，更企圖建立解釋性之假說與理論。李教授常說：「新考古學的研究就是要讓地下不會講話的資料，透過分析而說話！」

李教授是卜拉格與瑞德曼教授最為欣賞的弟子。卜拉格教授原本決定明年和他一同前往墾丁公園從事新考古學之實地研究，並幫助台大人類學系設立全世界排名第二的考古學實驗室，運用新式電子儀器處理標本，雖然這些計畫很可能會因為李教授的突

然過世而中斷，不過他的老師們均在電話中表示，願意從明年暑假起分別來系擔任客座教授，以表達對李先生悼念之意。

李教授推展系務不遺餘力，在公務上也承受一些壓力，今年十月以來體重竟急遽減輕二十餘磅，然因平日並無不良嗜好，身體相當健康，所以就沒有特別在意，最近則常感腸胃不適而求醫，醫生亦以腸胃疾病來治療，任誰也沒有想到李教授竟然會因急性出血性胰臟炎而病逝，所有李先生的朋友，對於他的猝然逝世，無不感到萬分震驚與哀痛，在海外留學的同學也紛紛打電話到系裡探詢，表示哀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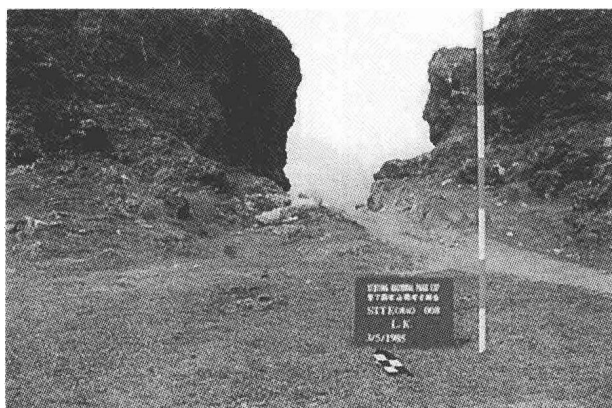
記得十一月十一日筆者與李教授共同出席由阮次長主持的記者會時，還談到設博士班、設考古實驗室，以及在墾丁地區從事文化人類學與考古學整體研究等事，如今言猶在耳，李教授卻已永遠離去，心中無限悲慟。李教授的未竟之志，相信無論是人類學系的同仁或同學，必然都願意竭力促成。



考古遺址的發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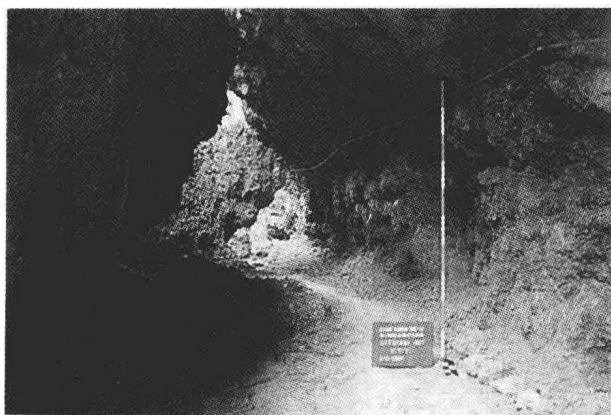
考古遺址的發掘



龍坑遺址



鵝鑾鼻第二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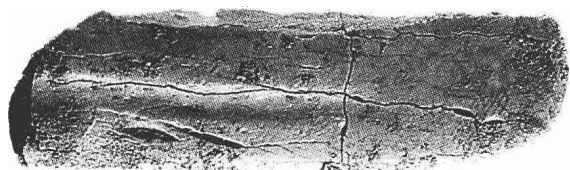
番仔洞遺址

鵝鑾鼻第一史前文化相——



史前的石片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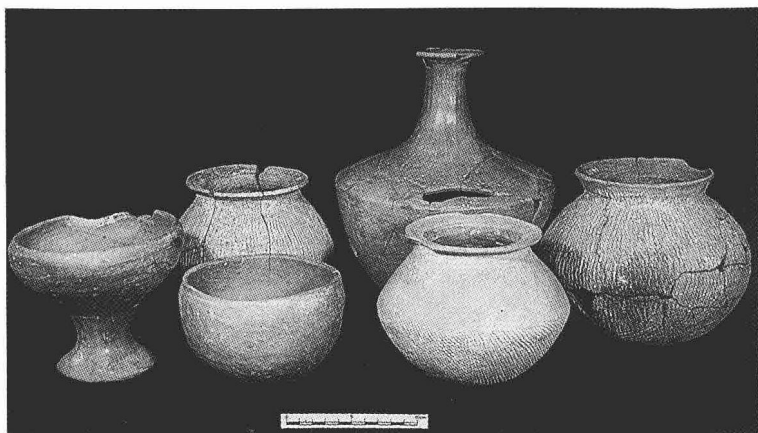


骨器



貝刮器

墾丁史前文化相 —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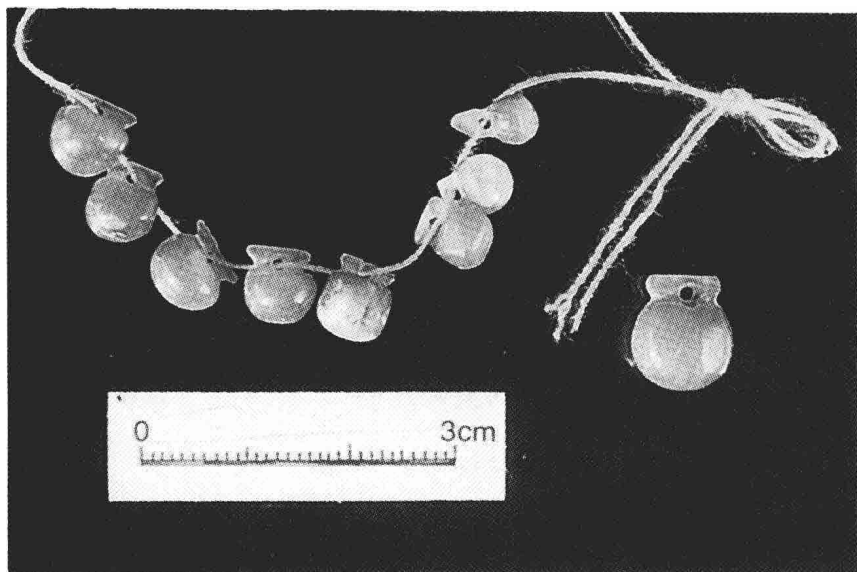
打製石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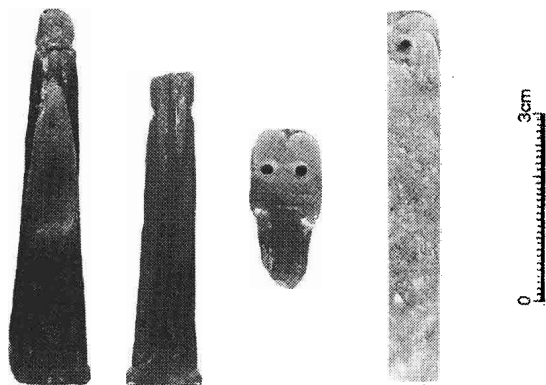
砧碼形網墜



靴形石刀



玉製鈴形飾物



玉製冊形飾物